

一個 斯達漢諾夫工作者 的自述

蘇聯 I·楊金 作
子晶·佩嘉 合譯



東北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多時，我認識了礦上的工人，也交了些朋友。雖然過了很久——一年多了，我還沒被提昇，我依然決心在礦上幹下去。我已經對工作發生了興趣。我私下的願望是當個技術工人，但我不願毛遂自薦。有一天，我們的隊長M. G. 庫爾扎也夫找着我，對我說：

『你願意在掌子裏幹嗎，伊拉銳昂？我看你已經摸到竅門啦。你的意思怎麼樣？』

『我願意。』

『好，你聽我說。』整晚，庫爾扎也夫同我談着，告訴我風鎬手應該懂得的東西。他解釋礦脈的分佈，怎樣分辨礦石和石頭，怎末使用風鎬，發生事故時怎末辦，怎樣當心……

『我想你在這兒幹了一年並沒有把時間白費掉，』我們分手時他說。『要是碰上困難，什麼時候都可以問人，晚班你就來吧。』

庫爾扎也夫也許沒做過職業演說家，但是他那樣熱情又生動地談叙着他的故鄉烏拉爾，談着偉大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探礦這一行，立刻就使我的兩手爲着嚮往風鎬而癢得難受。

當我開始做風鎬手的時候，庫爾扎也夫故意不到掌子裏來。大概他認爲不來看我會使我自己覺得更有把握些。從教育法觀點上看，他是對的。對他這樣大胆調我到掌子裏，我非常感謝，我決不能丟他的臉。上第一班，我鑽了七個一公尺半的眼，一切都順利。

快下班時，庫爾扎也夫來了。

『七個？好。』

他檢查了七個眼之後，又和我握手。他走出去時，轉身說：

『你聽，小夥子，我已經通知他們立刻替你算件工。你得留點意，——這回，可有定量催住你

啦。』

我對自己說：沒關係，催就催吧！

回家時我又興奮又高興。晚飯後我坐下來寫信：一封給老婆，請她立刻搬到我這裏來，另一封給集體農莊主席西可夫·米爾庫洛夫，請他幫助我老婆搬家。

礦局也給我不少幫助讓我安家。段長對我說：

『我不能期望不帶家眷的人認真工作下去。你既下定決心當礦工，最好就在這裏安家。』

還在我的老婆到達以前，他們告訴我，等我家眷來後我可以有一所單獨的房子。

這一天來到了——我在這礦區的市鎮上來來去去，我不再是獨身的臨時工，而是真正的礦工——

一個體面的有家室的人，到烏拉爾來長住了。

這期間，我技術考試及格了，已從七級昇為八級了——我有了專門職業。

一九三五年，我讀完了所謂社會主義勞動能手的課程。

我只念過三年書，我必須努力學習，補上以前的缺陷。上課？我去！聽演講？我要去！學習小組？更不消說！還有什麼我可以去報名的麼？

『想報名參加經常的政治班麼？』

『自然！』

多少人的興趣似乎只在於說服年輕的礦工去學習。黨部聽取礦工職委會和成人學校的報告，並指示他們要發揮更多創造性，還通過了關於學習計劃，學習日程的有力決議。

這時，我們的隊長是阿歷克賽·波亞爾斯基。他不喜歡用青年工人，新來的人有些什麼成就都會

冒犯他。是嫉妒，還是什麼？再沒有比風鎬手積極於在技術上學習新東西更使他氣惱的。就當我在波亞爾斯基裏工作時，班監督員（註一）潘維爾·歐希波維支·蘇可洛夫——共產黨員，一位有經驗的礦工，可愛的熱心的青年，找着我對我說：

『你聽說過斯達漢諾夫挖多少煤麼？』

『聽說過，』我說。

『那末，假如我們這裏一切都整理得很好，你想你能幹多少？』

『潘維爾·歐希波維支，你很明白，我是這一羣裏最年輕的……』

他大笑起來。

『啊，小夥子，』他說，『這正是我需要找你的緣故……。來，掙口氣。要是有困難，我們會幫助你，要緊的是沉住氣，有信心。』

他挑逗着我震了震眼。

以前，上班的時間蘇可洛夫來一次以上是很少有的，而現在，我看見他來兩次三次。他正密切注視我，看我做得怎麼樣。幾乎整個上工的時間我都在鑽眼，不花費任何時間去做輔助工作。我並沒有特別地拚命，但，到下班時，我的產量增加了三倍。

我和波亞爾斯基一起乘升降機上去。他不答理我。眼睛像刀子似的望着我，沒有一句話。此後四天，我們碰面時他也不和我打招呼，這傢伙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隊長的作爲，處處暗示着年輕的礦工，不要在產量上超過他。有時，出於對老工人的尊敬，我們也曾注意幹得慢些，幫助他賽過我們的產量。這時候，波亞爾斯基就要興高彩烈地跟我們叨咕起

來：

『好啊，新手們，你們自以爲能勝過老手嗎，噫？看看他鑽，跟他學學吧，你們這羣毛孩子！』但，只要誰無意間趕過了他，他馬上又變得氣咻咻的。

很久以後，我才懂得這是怎樣回事。老礦工們學會本領曾經過悠長的歲月。革命前的舊時代，當礦山是屬於資本家而採礦技術又很低劣的年月裏，不這樣是不行的。我們青年礦工，是在礦山已採用了新的機器和設備，已實行了蘇維埃的技術訓練的嶄新方法的時代到礦上來的。現在礦山的全部環境都在幫助工人更快地學習本領。過去老工人多年學會的東西，我們只用一年或十八個月便學成了。有些老礦工是很難於適應這種變化的。

『我們是這樣看法的，』蘇可洛夫說：『必須推動年輕工人向前進。至於像波亞爾斯基這類人，我們也要教育他們重視新的方法。記住我的話：有一天波亞爾斯基總會改變這種錯誤態度做出好成績來的。』

他說對了。

約十年之後，我在報上看到波亞爾斯基因利用斯達漢諾夫方法的成就而榮獲勳章。這並不奇怪。斯達漢諾夫運動掃除了頑固的保守主義者，推動了『落後者』走上正確的道路。

格里戈里·伊凡諾維奇·扎其也夫是另一類型的隊長。他也是老礦工，却不同於波亞爾斯基，是位對新事物熱心支持又敢作敢爲的人，他對每個年輕鑽工的成就都感到快慰。有一天，他找到我說：

『我看出來你同你們的隊長搞不好，到我隊裏來怎麼樣？』

『我沒意見。』

『那就來吧，』扎其也夫說。『那麼，我們一定會老是坐飛機了，我已經跟上級談妥啦。』下一班，我便被調到扎其也夫隊裏去了。這是在產量公佈板上幾乎經常用飛機標明着位居前列的一隊。波亞爾斯基隊則大多是『騎馬』、『坐車』。

我喜歡同扎其也夫一起工作。大家都尊敬隊長，這在他是受之無愧的。無論鑽眼，送道或爆炸，他樣樣都賽過別的技術人員。同時，他又是一個優秀的組織者，總是從國家整體着想。他又同薩爾果、歐爾若尼基德茲相識。

薩爾果、歐爾若尼基德茲常到我們礦上來，同最優秀的隊長們談得契如老友。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當我——一個年輕的鑽眼工，被邀請同扎其也夫一起參加人民委員親自主持的礦工會議時，我感到多大的光榮！歐爾若尼基德茲詢問我們怎樣能增加礦石產量。他富於熱情地同我們談話。

……兩年過去了。在一六九公尺巷道開闢了新的作業場。我被派去負責領導在那裏的工作班。此後，我們下到了二四四公尺。

這是我們生活最燦爛的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正慶得全勝——人民驕傲地通過了斯大林憲法。

我的隊裏共十八個人。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是和我同時從農村轉進礦山來的。但他們已不是生手，而是熱愛着工作，把礦山當做家的職業礦工了。他們都已定居在克拉斯諾爾拉斯克，把家眷搬了來，正式成了城裏人。

所有的工人都熱望學習。他們有經常的技術研究組，有各種各樣技術的和一般的學習課程；此

外，隊長、負責人、技術人員更不吝惜時間和精力教育每個新手。只要動一動嘴，什麼樣學習的便利都會給你！

這是多麼偉大的事情啊！

我們全班天天都學習。

我們不僅在課堂而且直接在现场學習。有時，工作完畢後，我們還留在礦上很久，討論着一天工作的結果；互相提意見，爭論着，設計着怎樣能以不多開洞而探更多礦石的各種方法，比較着各個風鎚，標定自己的速度，有時還到別的作業場去，看看別人是怎麼幹的。

一大批老師：探礦機械學的，地質學的，數學的，都調了來教我們。

我初來礦上時，蘇可洛夫曾對我說：『那麼，你要記住：必須要學習。學習會使一個人強壯十倍。我們會給你們所需的一切教師，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們請教師可不能白浪費。你應該認真才對，揚金！』

我很認真。我買了教科書，筆記本，每天下班後像小學生一樣坐下來學習。阿克森諾夫總工程師，常問我學得怎麼樣。

『還沒有丟下吧，嗯？我知道，對你是艱難的，但是，堅持下去，老弟！』
我堅持下來了。

開始鑽到二四四公尺巷道時，我的隊得了第一。——。我們『飛』起來了，達到了月產量的一倍半，平均在二千立方公尺以上的礦石。

不久，我發現我們礦井的工作用不上十八個人。太擁擠了。於是我便去找段長商量。

『從國家利益着眼，段長同志，』我說，『你可以從我們那兒調走六個人，對工作只會有好處。』

『你怎麼計算的？』

『很簡單。這麼多風鎬手，操作時連放胳膊的地方都不够。一班四百八十分鐘，沒有那樣多掌子可鑽。』

『有意思，有意思……可以考慮考慮，』段長說。

雖然其他各隊還繼續用老法子工作，我們隊却減少了六個人。但並不是順順當當的，因為被調走的六個人不願意離開。其中，庫茲明和扎克哈爾諾夫最執拗。

『我們不上旁的隊去，』他們說。

這事必須找總工程師阿克森諾夫解決。他把我們都叫去了。

『怎麼回事，同志們？』他問庫茲明和扎克哈爾諾夫。

『我們要求在原地工作。』

『但是你們可以組成一個新班。我們可以給你們最好的條件。』阿克森諾夫說服着他們。

『讓旁人去組織新班吧，我們不去。』

我對整個事情開始覺得有些棘手，我提了一個意見。

『好吧，』我說。『要是我帶六個人離開這隊，你們同意嗎？』

『那就什麼也做不成了！』

經過總工程師和礦長長時間的談話，風鎬手們最後同意服從改組，可是，他們很久都對我不滿，因為我破壞了大家已經習慣的平靜的工作。

然而，難道誰是爲了安靜的生活麼？

我們曾經試着鑽工作面的雙倍掌子的面積，而終於做到了！

搬運工都喜歡在我們礦坑裏工作。

『這才够味兒啊！』他們一面歡呼着，一面把我們給他們準備好的一堆堆的礦石鏟掉。現在，我們有充裕的活動地方了。

以前，地方太狹，我們只讓風鎬輕輕地啃着石頭——反正時間有的是！現在，我們的風鎬像快速機槍似地工作着，總是有新的位置可以轉移過去。

結果怎樣呢？雖然我們只有十二個人，不是十八個人，但搬運工比以前裝車超過了一倍半。

我被邀請參加黨部的一次會議。

『這裏的同志們希望聽聽你是怎麼組織這件工作的。』

我詳細地敘說了每個動作需用的時間，在那些操作上我們節省最多時間，怎樣分配人，怎樣分工的。他們很感興趣地聽着。

『就這些嗎？』我報告完了，有人這樣問。

『就是這些。』

『你漏掉了很重要的一點，』一位黨委員說。

『我們希望知道值班的技術人員和段長幫了你什麼忙。像黨員那樣坦率地說吧，不要有顧慮。』因此，我又重新發言，把風鎬手的牢騷列舉出來。這就引起了些許騷動。

『關於通風軟管的事，他說得對！他們吵鬧得太厲害些……也是事實。』

『揚金說得對：那些運輸車是歪斜了……』

談話完全轉換了中心。我漸漸明白他們向我要的，不僅是技術方法的簡單敘述，而是對缺點的生動的批評。

我們非黨工人第一次被邀請參加這種黨部會議，教育我們從國家利益的整體出發去考慮我們工作中各方面問題，使我認清了如果沒有批評就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我又想到另外一點：誰不批評自己或旁人而寧願保持緘默的，就是對國家利益毫不關心。

我們很快就習慣於新的進度了。沒有好久，我又去找阿克森諾夫。

『尼可萊·瓦西里維支，我們可以再減少三個人。』

『你有把握不會作得過火麼？』

『你看結果吧！』

隊裏剩下九個人，我們使月產量增到三千立方米。其中的秘密很簡單：寬闊的戰綫，作戰前的充分準備。

我們的工資也很可觀：按件計，班長每件掙二千五百，風鎬手，平均二千。

一九四〇年九月末我正準備休假。我已決定帶著家眷回家鄉旅行一趟。我們已有幾年沒見着家鄉

人了。行李已經準備好，車票也訂好了。突然間，有人從礦上到我家來了。

『揚金，總工程師立刻要見你。車子在外面等着呢，走吧！』

我提心吊胆地走進阿克森諾夫的辦公室，簡直想不出發生了什麼事。但阿克森諾夫却是滿面春風的。

『你頗不願意爲礦山應承一項科學使命？揚金，事情完了你還可以休假的。』

『你說什麼？一項科學的使命？』

『是的。你爲什麼這樣驚奇呢？小夥子，斯達漢諾夫方法對科學是一項貢獻，……。記得斯大林所說關於人民中的巨人，科學上的勇士麼？』阿克森諾夫熱情地說。

他從夾子裏拿出一束剪報，遞給我。

『這裏，你看看。』

『我曾經看過了，也在廣播裏聽到過。』

這是關於阿歷克賽·西米佛羅斯在克里沃·羅格的紀錄，他同時在幾個掌子裏操作的首創成績。西米佛羅斯鑽了十八個掌子，完成了他的定量的百分之一千二百。

『嗯，你看怎麼樣？』

『很有意思，』我說。『但我必須看看他是怎麼做法的。』

我早曾聽到很多關於西米佛羅斯的事，也曾盤算着能不能到伊里奇礦去看看他怎麼幹的。總工程師的建議是很合時宜的。爲此犧牲一次假期也是很值得的。

『我願意去看看，阿克森諾夫同志！』

『我們叫你就爲的這件事。我們坐在這裏很費了些腦筋考慮派誰去，最後決定要稍許打亂你的休假計劃，派你去仔細地了解西米佛羅斯的方法，把它帶到烏拉爾來。這是很重大的任務，場金！』

我回家把這消息告訴了老婆。

『他們要打斷我們的假期，你的意見怎麼樣？我應該拒絕麼？』

老婆驚訝地望著我。『別糊塗，』她說。『先不用管甚麼假期不假期。』

幾天以後我到了克里沃·羅格，尋找着出名的伊里奇礦。西米佛羅斯在那兒呢？他對我此來會採取什麼態度呢？你很難推測他到底會是怎樣一個人……。

終於找到那個礦了。我打聽着西米佛羅斯。正如我所預料，每個人都很熟悉他。

『西米佛羅斯……阿歷克賽？他在礦下，馬上他就該上來了。你從那兒來？』

『烏拉爾。』

『呃，烏拉爾？是他的親戚嗎？』

『也可以那麼說罷！』

我在辦公室裏等候着。幾分鐘後，有人扯我的衣袖，『這就是他，西米佛羅斯。』

我見着一位短小肥胖的礦工，臉和雙手染得像血樣紅，那是『鐵礦的標記』。

我走過去作了自我介紹。我告訴他我是到克里沃·羅格來向他請教的。

『歡迎你來。請原諒我手很髒，』西米佛羅斯羞澀地笑了。『你在銅礦工作，是吧？那就不會髒成這樣，對嗎？』

『我們的灰塵是黃的……』

『好，我去洗乾淨，咱們好談。請坐，揚金同志，我馬上就來。』西米佛羅斯從澡塘回來，我們一起到了礦長辦公室。

礦長和西米佛羅斯對我的計劃極感興趣。西米佛羅斯是真正高興的。

我對他說我不是來袖手旁觀而是來工作的，要同他一塊兒努力工作以便於學習。他說，『那很好。』

『你也可以教給我點什麼的！』他笑着又添了一句。

『那也未可知，』礦長插嘴說。『烏拉爾小夥子們是些好手啊。』

次日，我同西米佛羅斯一起下礦，當他隊裏的工人。我們相約輪流着鑽眼。

我立即發現鐵礦鑽石比我們烏拉爾銅礦鑽石要軟得多，也好鑽。鑽的組織是好的。機械運轉得很順利。不必要的工作全不用風鎬手們管。西米佛羅斯照例地在一班的四百八十分鐘內一直在鑽眼。

阿歷克賽時而把風鎬遞給我，說：

『你搞一下！』

當轟響的聲音低下去的時候，他就問我：

『啊，怎麼樣！』

第一天，我們兩人各完成了幾個定量。我們一齊乘昇降機上來時，阿歷克賽對我說：

『你沒來以前我就聽說過你，現在我親眼看到了烏拉爾礦工在使風鎬上倒也並不比我們烏克蘭人差。』

我天天下礦做滿一班，完成了定量的百分之六百至七百。這期間西米佛羅斯創了幾個紀錄。有一天他竟鑽到二十五個掌子之多。

阿歷克賽有如一個巨人似的工作着。他以驚人的技巧敏捷地操縱着他的風鎚，他對採礦和採礦機械懂得不少。乍看上去似乎他輕而易舉地駕御着礦石，其實，他是工作得非常緊張的。鑽完了一個掌子，立刻又轉到另一個，只同他的助手說上三兩個字便又埋頭工作了。他爲創紀錄作的準備是特別徹底的。他不僅需要從體力上同時也要從心理上作準備。

至於我呢？儘管西米佛羅斯極力鼓勵我，我並沒打算創我的紀錄。最後我同意了。我已經完全懂得同時鑽幾個掌子的方法了。我打電報告訴了阿克森諾夫。畢竟我還在遲疑：萬一在這裏，我養過了他呢？那將是很尷尬的。阿克森諾夫的回電解決了這個問題：『立即歸來』。

『真糟，你這樣快就要走啦，伊拉銳昂，』西米佛羅斯失意地說。『我們同你混熟了。也許你願意留下？』

的確，似乎伊里奇礦的工人已經熟悉我了。西米佛羅斯介紹我認識了很多工人，負責人和管理人員。我頗有些驚訝，我竟然如此地廣於交遊。

十一月初，我辭別了已成爲我朋友的西米佛羅斯夫婦和他們可愛的小女兒，啓身回烏拉爾。至於紀錄呢？在我自己的克拉斯諾瓦爾坦斯卡亞礦裏，十一月十三日那一天，我創造出來了。

克里沃·羅格之行，留給我最愉快的回憶。此行使我認清了，國家是怎樣珍惜一個普通工人的微小成就，也使我看得清楚：創造的嚐試、學習、斯達漢諾夫紀錄、創造性是有着多麼廣泛的機會！

在回來的途中，我曾在莫斯科下車去拜訪冶金工業部的人民委員。部長、著名的工程師、地方代表們正在開會。他們叫我報告訪克里沃·羅格的結果。作報告對我是難事，我一點也不會說話。在這會上我比平常更難啓口。但是我不願在莫斯科專家們面前丟臉，便漫條斯理地講，用心選擇詞句。我向他們報告了一切，也把我的計劃展在他們面前。之後，我坐下來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工程師們的指導。西米佛羅斯的方法應該在烏拉爾收到頭等效果已是明顯的事。同時，我們在烏拉爾還可以增添些什麼。

『我們該增加些什麼呢？』阿克森諾夫在我回來後聽取我詳細的報告時，很急於要知道。『來吧，老弟，你說吧！』

『你看，尼可萊·瓦西里維支，是這樣的，』我說開了。『西米佛羅斯在克里沃·羅格礦石上大大地提高了生產率。在一班的時間裏，他從這個掌子到那個掌子，一個接着一個地鑽着眼。在咱們礦上不能那麼幹。我們的礦石硬得多。用一個風鎚，在一班時間裏不能在一個以上的掌子裏操作。』因此，我提出下面的建議：讓我們試行一次用一個以上的風鎚——比方說從用兩個開始。西米佛羅斯用的是手鎚，我們用的是直鑽的自動鎚，並不用人去開動，換句話說，如你在第一坑裏開動兩個風鎚，在第二坑第三坑裏各準備好兩個，我一個人可以全部照顧。我所需要的只是兩對風鎚，我鑽完第一個掌子立刻便轉到第二個，那裏另有兩個風鎚已經準備好；這時，我開頭使用的那兩個風鎚便可轉移到第三個掌子去。此後第二個掌子裏的風鎚又可轉到第四個去，等等。這樣我至少可以使產量提高到百分之八百至九百。你看怎樣，尼可萊·瓦西里維支？』

阿克森諾夫想了想。